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七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朱鎮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七

宋孫覲撰

墓誌銘

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公

墓誌銘

義興蔣氏以東漢函亭侯澄為鼻祖距今千餘年兵氣  
侵擾國勢遷移名臣巨屋捐墳墓棄印綬老死巖谷何

可勝數而後世之興往往不知其族之所自出義興之  
蔣祖孫相望名迹班班然以官學世其家為聞姓奕世  
顯融以至宋興尚占數義興譜函亭之昭穆為三十一  
世祖今常州宜興縣函亭鄉是也咸平中有諱堂者以  
進士起家事仁宗皇帝為吏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贈太  
尉而猶子太師魏公之竒又以文學政事稱天下錄開  
封戶擢翰林學士知樞密院尊顯三朝而蔣氏子孫有  
名籍於朝者比比出焉公諱璵字宣卿曾祖九皋贈太

傳祖滂江寧縣主簿贈太師考之美奉議郎通判直州  
贈正議大夫妣碩人程氏所生母李氏令人公生十三  
歲而孤鞠於世父魏公誦習羣書操筆為章句已卓越  
不凡魏公喜而賦詩曰渥洼之駒必汗血青雲之幹飽  
霜雪器重益如此奏補假承務郎崇寧五年調將仕郎  
婺州蘭溪縣主簿秩滿監泰州海安倉升通仕郎開封  
府酸棗縣主簿遷文林郎改宣義郎監京東抽稅竹  
木場轉宣教郎編修道史局檢閱官丁令人憂憂除除

都水監丞轉通直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四遷右朝散  
郎知撫州江西漕計空乏軍士廩食不繼一日聚而謀  
于轉運使之庭排門闥擊胥吏出不遜語公聞變馳往  
麾其衆詣常平倉受粟已乃推首事數輩論殺之臨川  
歲薦饑羣盜自晝入市市人惶擾不知所為會公謁與  
之遇盡執以歸戮其魁以徇戍兵由上饒路趨撫吉所  
過侵暴公為治次舍具糧糗嚴兵憚之既至斂兵以入  
受一日之食而去秋毫不犯上書請祠主管亳州明道

宮未幾召見擢尚書比部員外郎知通州轉右朝奉大夫通州並海實鹹商舟楫之所聚杜興師所領屯淮上遇敵奔海陵謀欲襲通據城以待招納之命官吏怖驚欲逃公曰此等妄意室中之藏故昧于一來飭吏卒持酒載逆之而盡驅鹹商出境興至周視四顧悵然失望留一夕遂行事聞朝廷就除淮南東西路茶鹽進直秘閣淮南東路轉運判官又直徽猷閣陞副使逾年直寶文閣知揚州淮海大都會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獨有

孤城瑰然在草莽之中於是增濬城隍建置府寺召募  
吏卒安集流亡關市招商賈治廢田開阡陌而江之南  
湖之北有探索耜耜攜婦子而至者除兩浙轉運副使公  
嘆曰假我數年可以盡復其故而以不卒業為恨累轉  
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臨安府臨安浩穰典治京師  
世家大族恃恩驕橫公稍以法繩之改兩浙轉運副使  
俄徙江西道出臨川公舊所臨也州人罷市出迎環立  
道左啟問使君無恙公褰帷勞遣賦詩紀其事今刻石

存焉豫章守帥調軍食出助教補牒率民錢期至不如  
令律一境騷然公移書喻止之貸漕錢以紓其之所遇  
屬縣暴骨朽胔狼藉道路公視而太息曰朝廷有掩骼  
之令州縣吏無一人推行者乃募道釋流分授錢米每  
斂數百軀則穿一大坎瘞之用富韓公故事號叢塚云  
移淮南路無提點刑獄居數月知鎮江府當是時權貴  
人執爵祿之柄視苞苴豐儉為低昂公獨無所餉遂罷  
歸請祠得台州崇道觀賜服三品轉右中大夫凡四任

宮祠十二年乃即函亭之西山水勝處築室居焉間遇  
勝日稅杖葛履從常所往來者飲酒賦詩自肆於林壑  
之間魏公耆儒宿學所為文章精深典雅一時士大夫  
傳誦而公于羣從中獨能傳其學尤工於詩清醇雅奧  
聲比字屬皆中律呂凡悲愉欣戚行歌坐嘯不平有動  
於心皆于詩見之東坡先生魏公所善也故公蓄東坡  
詩文自幼壯逮老連榻累笥至不能容乃營一堂儲之  
號景坡云余南遷過疎山見公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

僧壁詩律句法良是趙令時家藏東坡遺文中有公數  
詩不能辨也權貴人死詔起公為淮南轉運副使明年  
召歸擢戶部侍郎除集賢殿修撰知平江府進敷文閣  
待制右大中大夫公在淮南奏言二淮薦經兵火公私  
掃地滌小州尤為窮陋獨有上供錢尚著版籍中戶部  
移文督索無虛月積二十年終不得一錢徒費紙札耳  
有詔蠲之又言朝廷募人治淮上廢田設有侵冒變斥  
鹵為田桑宴不可而無賴告訐官吏呼無寧居者令丞

職勸耕實擾之也以故良田上腴蕪沒為汙菜為可惜矣今欲令占田者免租稅三年使肆耕其中人人歆鑿相慕相先無曠土矣而後按所占田薄徭賦積穀實邊為公私百世之利不亦善乎平江大府大家勢人豪商富貴舟車之會號難治公禁戢奸偷鉏刈強梗植善柔拊貧弱獄市為清諸軍牧馬有廐屋數百區茨以茅竹歲一更之用財與力皆出于民公請于上出內帑金佐其費尤徒賦工輪巨才陶瓦覆之堅壯可支數世州

人歡呼相率詣北禪寺作佛事以報上恩諸將掠人為  
兵補軍籍率用大舟往來漕河無人處道遇強壯少年  
束縛鉗梏之惡少利其貲通囊橐囚閑柵中無脫者公  
密緝盡得其姓名窮治株穴捕寘諸法遂絕水潦大饑  
詔發常平粟公調粟十二萬石計道里遠近視男子婦  
人長幼強弱分日異處各有法無餓者已而屬縣長洲  
鬻獄公與諸司皆坐貶降右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  
明年復右大中大夫上用公之意未衰也而公病矣以

二十九年四月己亥卒贈右正議大夫公仕三朝出使入侍四十餘年所蒞皆有迹守平江時已過七十日閱訟牒百餘紙延見官屬綜理庶務接對賓客餞往迎來雖精練少年不能過也自朝廷表奏疏議箋記部使者書檄之文與夫朋友族姻寒溫之間一不以屬記室皆自手出客至命酒即席賦長短句畀歌者持杯勸侑巧麗清新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府治有唐刺使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遺像號三賢廢于兵火久矣公即故地

繕治祠堂繪賢像自書三榜揭之以示邦人尊賢尚德  
之意公從祖太尉公堂與從父大夫公之翰嘗典此州  
至是公以西清法從踵其後衣冠之盛搢紳嘆慕以為  
口實公善書得古人用筆意大者徑尺細者如蠅頭怪  
奇偉麗獨步一時凡今仙宮佛廬窮堂奧殿層臺崇榭  
得公書榜以為壯觀至今尺牘人家寶藏之公除戶部  
時奏事殿中上顧見所進疏劄小字楷法筆勢遒健不  
類老者嘉嘆久之有詩文三十卷藏于家享年七十五

娶同郡李氏承事郎疇之女贈令人一男子志祖右文  
林郎監潭州南獄廟一女適左從事郎李處全監鎮江  
府戶部大軍倉門孫男五人邃簡並登仕郎蓋蕭范該  
公遺恩而未命孫女適進士張操一尚幼公平生無嗜  
好冲淡簡遠有晉人之風家無十畝之產聲伎之奉終  
日據一几游戲翰墨至忘寢食讀書著文之暇則寫佛  
經作禪偈皆出世間語遇人無貴賤少長恂恂然自州  
縣小官貴為公卿人不見其小異嘗治齋室為便坐榜

曰師恂實信踐之其在官府馭吏民如家人侍僚吏如賓友不立崖塹以自矜大至抵冒憲禁未嘗有所私貸亦不為輕重以故人畏而愛之公守臨安坐小法知通州貶秩一等是歲當郊通判應任子而坐貶公造堂請獨任其咎遂而已遇恩當任志祖而魏公諸孫獨思祖未著仕籍改奏登仕郎蔣氏諸老惜曰真吾宗之表也公嘗過縣之永豐鄉碧雲寺顧見一地岡阜深秀曰此佳城也卜之吉乃自營塚墓手種松柏環之從旁築屋

十數楹舍守塚者名曰西歸後五年公沒志祖以三十  
年三月某甲子奉公柩以葬舉李氏令人以祔銘曰

蔣侯開號自函亭始奕世蟬連祖孫代起或仕或已維  
桑敬止千載相安不去其里於赫太尉發迹幼仕歷宋  
二葉持橐入侍魏公繼出文武兼備碩大光明增吆卓  
瑋聚公挺生前人是似屈首受書不俟憤悱落筆千言  
四坐驚靡于時魏公熟視而喜喜而賦詩吾道東矣一  
榦昂霄可拱而俟剖符一州曰古循吏發粟賑飢如哺

其子按節十城曰古膚使布宣上恩澤及枯胔閣省之  
華殿廬之秘父祖百年三貴並峙公材經綸猶未盡試  
天不憐遺俯仰一世君山之陽碧雲之址曰此佳城山  
蟠水委公所自卜順以卒齒有銘昭之以配信史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張公墓誌銘

晉陵張氏有贈太傅諱彥直者生七子多知名其學以  
父兄為師共傳一經不雜他術故學問淵源議論根極  
文章闡鍵筆墨畦逕無間然如出一手自崇寧癸未至

大觀己丑六七年間相踵四人擢名第當是時太傅與  
越國夫人尚無恙歲時臘翁媼坐堂上諸子環侍袍笏  
盈身進卮酒為壽州刺史榮之取馮瀛王所賦常山寶  
氏丹桂五枝靈椿一樹之句表其閨曰椿桂坊其後四  
人者曰宰卒官左奉議郎曰宿左中大夫歷秘書少監  
吏部侍郎敷文閣待制曰宇四入尚書為郎典大州刺  
一路以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曰守建炎紹興間被  
遇今天子由簽樞參大政終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

祿大夫於是張氏一門為江左衣冠之冠惟直閣公字  
泰安居四人中獨壽壽七十八以紹興二十八年十月  
癸卯感疾終於椿桂私第之正寢將墓公季弟右奉朝  
郎寔狀公世次爵里始卒為書屬余銘余與公同生于  
辛酉嘗為國學舍同又同年登進士第比余授閒歸宿  
田里公亦倦游而歸聚散離合五十年間相得歡然如  
一日而公奄忽下世宜著銘以舒余哀乃次其語為誌  
而繫之以辭張氏先世本合肥人公七世祖訓仕吳為

太傅與楊行密俱起淮南三十六英雄太傅其一也太  
傅有賜田在常平孫多徙家焉故今為晉陵人至宋興  
張氏比比以儒學顯而二卿最貴第築兩相望屹然里  
中人號東西卿是也至是公伯仲又以辭藝崛起諸生  
或踐臺省或登侍從或持國柄為丞輔鳥奕蟬聯尊寵  
一時而七兄弟之子著仕籍者又十數人而張氏益大  
曾祖處仁故太常博士贈太子太保祖果故郊社齋郎  
贈少傅考郎贈太傅公也大觀初公以太學內舍生試

上舍中其科三年解褐為貞州司理參軍代還以最升  
從政郎開封府陳留縣丞未赴丁太傅公憂憂除調信  
州上饒縣丞就差太平州州學教授會朝廷更州縣學  
三舍法復科舉舊制例罷為楚州淮陰縣丞宣和七年  
用舉者十人改宣教郎又遭母越國夫人王氏之喪免  
喪授福建路茶事司幹辦公事俄改本路提刑司又改  
充檢已法而復還本司幹辦公事轉左奉議郎紹興二  
年秩滿再任時閩盜范汝為據建州叛詔遣參知政事

孟公庾為宣撫使督諸將捕誅辟公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建盜平第功進左承議郎三年轉左朝奉郎大資公帥福就差福建路安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四年除將作監丞五年轉左朝散郎遷駕部員外郎大資公復知政事公請避出守撫州不拜除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歲課增羨法應遷公曰此吾職也不敢賞七年遇堂明所賜五品服名為司勲員外郎俄改祠部再遷吏部郎中歲餘請補外除直秘閣福

建路轉運副使移知湖州是歲紹興十四年也公屬時  
艱難久任州縣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常欲有所興除而  
以非職不得行其意其在駕部一日請對奏言朝廷降  
本錢和糴而貪吏倚法乾沒為姦有一戶輸粟數百斛  
而不得一錢之直者是借寇兵縱之使為盜也又言比  
歲縣令所至貪暴人不堪命祖宗之法官吏抵賊罪併  
坐舉者今法令明具宜詔有司申嚴監司郡守繆舉之  
罰以戢貪賊又言國家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

一旦遇敵奔散為盜靖康覆轍可以為監今宜復武舉  
以蒐選將帥馭衆之才設勇爵以招募奇材劍客驍勇  
絕倫之士其領閩漕以使事入見又言天事萬壽寺改  
報恩廣孝為徽宗皇帝謚號宜詔禮官改避今更光孝  
云又言吏部官冗甚矣非足國裕民之道必欲有所變  
更杜僥倖清流品課功罪考殿最在上與執政者所為  
三銓之所能獨任也又言縣令雖卑最近民百里之內  
訟牒數百日至前執筆熟視不能下則入吏手矣可詔

吏部應縣令先注曾任丞部者人材能否雖有定分彼  
嘗佐縣校之懵然不知事者則有間矣上每嘉納其在  
吳興治道清淨不事聲華整齊大體闇畧細故不治苞  
苴奉貴權不飭廚傳稱使客奉法循理期於不擾至今  
以愛利為人所思久之謂家人曰仕至二千石亦可以  
已乎上書請宮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築一堂于舍西  
偏榜曰宜休已見吾志至是又三請宮祠四轉至左朝  
請大夫皆以年勞告老二十七年矣守本官致仕公大

度長者慈恕樂易不立崖慙與人交初持一心而不以  
貴賤少長侃侃然恐不當其意矣雖奴隸亦不以辭氣  
加焉胷中甄別人品如涇渭而藏否不出諸口出入中  
外數十年適去儻來寵辱得喪所閱久矣而不見怒喜  
非意之干猝然加之如虛舟之觸未嘗輒色蓋其氣博積  
厚不可澄撓雖古佛之徒分燈遺魔立雪求道莫能過  
也文章溫麗古雅如其為人不務琢雕為奇以眩世俗  
耳目而奏議之文敘事詳實世務之肯要故多見施行

嘗曰吾未嘗與人爭而立于爭地不去懼有後悔故在朝則請外治郡則丐閒凡更二十官而無絲髮過差挂吏議也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公配宜人同縣呂氏有賢行治家教子不以累其夫皆嶷嶷自立遂豐其家公歸矣宜人選飭妾御調護食飲所以娛侍公者惟其意之適賓至即宜體治具擊鮮置醴吹竹彈絲酣醉歌舞竟日而罷里長老稱讚太息以謂宜人賓敬其夫當著之史為世範公喜振乏急有孤女未嫁死而無

以葬斂者宜人先意捐金幣賙之無秋毫計惜以紹興  
二十七年十月壬寅遇疾不起也壽六十七明年三月  
壬申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後署原上甫祥及祭公亦  
逝矣十一月甲申諸孤奉公之柩合祔于宜人之墓墓  
距太傅公里許公所自營也置屋十數楹以舍守塚者  
號休休菴蒼松柏疏池溝治牆垣植藩援不侈不陋裁  
處其當公夫婦歲一再過策杖按行瞻顧徘徊退而命  
酒相對薄暮而返率以為常未已拱矣公於是怠焉公

沒後諸孤累以公平生所著詩文奏議歌詞三十卷藏  
於家生男子五大成右從政郎新監淮東總領所戶部  
大軍庫友成右迪功郎監泰州海安買納鹽場兼本鎮  
烟火公事士成右迪功郎新嚴州桐陵縣主簿求成右  
從事郎新監臨安府排岸兼修船場公事時成該公致  
仕恩而未命一女適右宣教郎新知湖州烏程縣事魯  
可封孫男女十人男掀擴掖拏擬女尚幼公本六子第  
四子自成者出繼公通判兄寅為主後今任右從事郎

新監婺州都稅院云銘曰

在昔張氏相韓五世留侯挺生贏秦之季蹶楚安劉傳  
王相帝孝宣中興富平代起七葉蟬聯曠不絕史嘉正  
仕唐祖孫父子號三相家鳴珂之里歷宋二百益大而  
昌東西二卿門戟煌煌繫公伯仲高辭擅場射策君門  
一發如望番番二老既壽且康行扶坐侍手笏腰章扶  
疎繞屋椿老桂芳一時盛事門表巍昂有如我公白眉  
之良盛德容貌如珪如璋內閣者儒中臺望郎意有不

適去如宿桑歸佚吾老宜休之堂有酒有滙客至舉觴  
倒冠落佩以醉為鄉思心而行與道翹翔孰云公視有  
化非亡乘雲跨箕至於帝旁後署之原公豈其藏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銘

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以紹興二十七年二  
月六日感疾終于四明私第之正寢將葬公之子右宣  
教郎大雅以太學博士史浩狀公世系爵里卒葬年月  
日授余請銘余曰顯謨公行治勞烈稱天下今天子釋

其殯犯大暑絕重江走千里屬於不腆之辭以圖永久  
豈敢以既老為解乃序而銘之公諱思溫字汝直明州  
鄞縣人曾祖順祖元吉不仕父洙明州助教以春秋之  
學知名因公貴贈正奉大夫公幼讀父書有聲塲屋間  
會朝廷更舍法改授他經政和二年以太學上舍中乙  
科授將仕郎河南府登封縣尉就英雄州州學教授秩  
滿調衢州西安縣尉宣和三年改承奉郎知越餘姚縣  
監河南草場五轉至朝奉郎鄆王肅王景王府贊讀上

即位恩遷朝散郎提舉江南西路鹽茶公事屯田員外  
郎俄改倉部紹興元年又改吏部再選朝奉大夫一年  
知衢州時有諫議大夫被召過郡或請公致豐餉公曰  
諫官御史當如部使者之禮不敢過也既有緒言謂公  
薄已公曰諫大夫辭受天下所瞻而子教以我為簡餘  
歲嚴睦盜起公聚兵境上塞其隘秋毫不犯盜平而諫  
議公適在樞省劾公玩降秩二等罷歸未幾御史中丞  
辛炳道三衢得公冤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部

轉朝散大夫進司農少卿吳興擇守有言公三衛治狀  
者除直徽猷閣知湖州四年召歸太府為少卿權知臨  
安府遷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  
八年復還太府公在吏部不為貴權人下出守三衛至  
是復用事坐嘗抗已罷公為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  
觀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任十八年終權貴人之世不  
用遂老於家公器資精悍居官任事以智為樂興功利  
飭蠱壞所溢皆有迹雄地被邊俗武悍異時官師圖夷

其人倚席不講公曰鶴音尚可革況吾人乎日課月試  
躬自勸督之而秀出之民彬彬稍見焉餘姚大邑賦役  
不均為民患公一不以屬吏召諸豪入縣庭下案版籍  
差次甲乙推選一人之應今者曰甲歲滿乙代甲如律  
令乙捧檄而出無異言他日州將語公曰諸縣訴徭役  
者無虛日餘姚獨無有何故公曰不使一吏預其間縣  
無訟矣縣瀕海舊有堤六十里除水患歲久圯壞民之  
墊於海者呻吟相屬也衆舉公力復之堤成而七鄉並

海之田桑麻杭稌之饒盡復其故又有湖號蠋溪疏通  
二斗門視水漲落而閉縱之灌東西五鄉田數百頃歲  
旱東鄉厥水矣而西斗門地高仰率嘗不應請改築如  
東斗門以溉旱而東鄉擅其利積十數年訟不決公一  
日行縣至其處曰一湖如許大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為  
之計工賦材撤而大之兩門相望五鄉之田一等受水  
而訟息乃即治所為樓於門上敘敕書藏其中高明碩  
大為一方壯觀又斥餘材築一亭于大門外凡詔令當

領行者揭之亭中使知避就榜曰承宣云吏部案牒南  
度之後水火焚漂掃地盡矣一時予奪吏操其柄貧無  
資者皆不得調公至郡訴於亭公延之坐其廳其說應  
文書有驗者悉令部受皆無為奏立保任之法不旬月  
而庭無留事吏不能得人一錢有飛語聞公詣都堂抗  
言辨數不為訛用事者益不悅公請得郡衛久之銓法  
復壞會用事者去國再除吏部選入改授京秩而舉將  
有他故報罷去留落蹭蹬或至窮老公始建請薦員溢

格者本部以收使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從之公每得一二錄紀姓名納佩囊中遇有舉將坐累或物故而不陞改者公出橐中所儲使自擇圖之至今多所成就公在三衢有婦人訟其子械送獄餘召其母以言曉諭之而微察其情母悔謝請代翌日攄囚公曰汝母訴汝當抵罪又欲貰汝破械縱遣為母子如初有姑暱婢讒而虐其婦婦求去則汝子棄妻汝孫失母奚為自破其家也笞其婢逐之戒婦曰害汝者去矣善事汝姑

姑亦感悔跪謝而出邦人聞之太息曰使君真古循吏也祁王至自蜀吏入白親王詣州州將當避正堂須其至公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帳供如大賓客之儀王入據館公率僚吏進謁退而語人曰帝王之胄自與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復有常姬舍郡邸羣奴怙貴劫請州縣執持官吏一郡騷然公曰是亦一祁王也不為動已而皆敗如公言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稠載而行半渡弭楫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

皆善泅獨亡恙公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捕繫獄論殺之更造大檻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彩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者定估除十之一備補苴之費抵今十二年無一舟之覆浙江天下之至險以龍山外沙兩閘納東南之舟而龍山之閘廢久矣大駕駐錢塘九州四海萬里之外千艘百柁變錯其中十倍於舊一遇啟閘奮棹爭前進有擊鬪傷敗之憂退虞

潮波覆溺之害公於是鳩工徒疏龍山河修復舊閘啟  
納出閑如外沙之制一時穢皆使之湖人喜私釀暴吏  
乘之發卒圍捕橐空甌倒不遺一簪公至下令而予之  
期過期不改而後以文法從事人感公誠皆徙業無犯  
者吳興地汙下故有溝以走潦水而並溝之居歲久填  
淤或置屋其上遇甚雨則水及半扉公按尋遺迹撤屋  
除地復還故道水患遂除公尤通練財計屬時多故暴  
斂急征人不堪命公宰一縣守一州使一路不以一毫

取於民按視經數設為科條凡粟帛酒茗征輸之入為  
圖揭之坐右杜並緣乾沒之姦羅不息無名之費貲聚  
沛然上下瞻足嘗因奏事論天下之財所以開啟之術  
上善其言命公條具付有司立法公曰臣所言即陛下  
法也但當擇吏推行爾故入為太府司農出為轉運使  
皆號稱職公之材見於世用益如此而屢困於讒忌不  
得大位以佐天子故止于効一官任一職無大勲名為  
可惜也二十七年尚書致仕積官至朝議大夫職直顯

謨閣佩服三品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享年八十有一公事親誠孝居喪毀瘠甚既葬有雙芝產墓上塚舍成遂以名之公弟思齊建炎初上錄潛藩之舊擢吏部郎岱公持節使江右命甫下吏部得疾不可治公具棺衾於兵火創殘之中如禮而辦護喪下汴絕淮浙江僅次毗陵而嘉和叛兵奄至公倉皇負柩舍一佛寺寺僧驚逃去矣置一榻卧喪側羣盜過門睥睨不入亂定登舟而大盜據錢塘乃枉道趨華亭僦舶舟為航海

之計黎明欲解而逆風大浪不可進舟師恐而言喪舟涉海徵祥已見盍權厝而行公具冠笏焚香大言曰某弟思齊遇疾而沒南京持旅襯歸葬間關盜賊跋涉水陸數千里而後得至此舟人以驚觸神祇為辭將使亡弟遺骨棄之異縣永無還里鬼神有知監予手足急難之故加惠存沒賜以便風歸舟先壘香火未收風雨浪息舟師以手加額挂席而東日亭午已次會稽之曹娥埭矣既還治葬送祔孤嫠擇士嫁遣二女又奏乞隨龍

恩任其婿一子未勝衣而天公以第三子大有者為主  
後今為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嘗營一堂號友恭  
與吏部相戒為早朝退居對牀聽雨之約堂成而吏部  
逝矣公因之不改飭諸子曰汝等共識之行吾志公配  
恭人王氏前卒公命擇地于正奉之次既得卜又從旁  
築一塋遷祔吏部曰死而有知父母兄弟相從於地下  
奚羨有生之樂諸孤以明年十一月甲申舉公之柩合  
祔於縣之桃源鄉西嶼王恭人之墓三男長即大雅也

知紹興府諸暨縣丞大猷左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大定登仕郎七女適右朝請郎樓璛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陳膏右從事郎向子遇右迪功郎洪箋餘未行孫男六人行中迪功郎通州海門縣主簿積中得中端中稽中敏中孫女三人長許嫁進士姜域餘尚幼曾孫男琰公慨然特達勇于為義視人急難如已太學同舍生將論升而抵規罰公嘆曰選補之法躋攀分寸如曳九牛一跌則墮重淵不復出矣請代君任此咎時參知

政事王綱為學官聞而義之事遂已已而同舍生以上  
舍賜第後為顯人四明士俗喜事而樂施一時寓公寄  
客困乏不能自存而死而無所斂葬者公為首倡士大  
夫應之翕然故四方遊士皆以公為歸紹興初余被讒  
斥徙象州郡次三衢頃郊寺治遵陸之裝公間遣別乘  
移具存省而果茗藥餌清醴之餉無虛日蓋過旬而後  
去有旨所過州發卒護送公擇五人之謹厚者戒曰歸  
日視某官書有無為殿最于是五人者在道途代負荷

備使令如使君坐視其旁行次臨川受書而返嗚呼余  
方抵重譴旅游萬里日懷內溝下石之虞公亦以抗直  
忤宰相出守己又觸諫大夫之怒而獨於放臣逐客哀  
窮悼屈矜護纖悉尚蒙賜于數百里之外距今二十七  
年得公行事論次為書少紓惠懷不報之責而老去廢  
學辭不逮心懼不克稱銘曰

士之於時有遇不遇僞鳳楚悅真龍葉懼踰貴屢賤惟  
時之遭堇啄豨苓而伯其曹眩于創見越犬吠雪敗于

既厭吳牛喘月矯矯汪公絕類離倫名滿四海行配古  
人獨立介然不如不茹不吐衆醉獨醒人棄我取高明之家  
萬守俯趨蚊蚋過前視之如無執蹈坎井擠之下石山  
鞠窮乎號之而出金堅玉潔可不磷縕律貪立懦百世  
之師權臣擅朝用國威福乃讒乃忌一斥不復短褐練  
巾匹馬二童儒先哲艾闇里之宗壽八十一有化無死  
銘以著之亘千萬祀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林公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諱大聲字欽仲以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被疾卒當是時公之子沆右宣教郎知常州晉陵縣治有迹陵余所居里也葬有日沆以左奉議郎臨安府府學教授葉議鳳狀公族出名氏官壽行治與卒葬之終始為書走一介請余文刻之以闕諸幽公福州侯官縣林氏曾祖仲通祖父祐考璋承事郎致仕累贈右中大夫母令人莫氏公束髮受書英妙秀發為詞章已不類少作貢于鄉升于太學選於禮部

皆中有司之法遂收其科政和二年賜上舍出身授池  
州東流縣尉未赴改荆南府府學教授丁令人憂憂除  
除睦州州學教授方臘聚衆數萬起為亂破嚴衢陷錢  
塘東南大震詔遣將捕誅行次京口公馳叩軍門曰烏  
合之衆易與耳而可亟進無留彼見大將旗鼓以為從  
天而下也臘授首如公言奏改承事郎知婺州武義縣  
丁中大夫憂卒喪調溫州永嘉縣丞精練明達通知人  
情世務之要在武義時故參知政事孫叔諦以右文殿

修撰為守將顧謂公曰諸縣獄訟不得其平訴於州者日數十牒武義獨無有使吾屬令長皆如公可以閑閣坐嘯矣公庫歲醯黃雀供餽問為故事諸邑網捕以數萬計公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不急之務勞人害物此何為也獨不遣在永嘉攝行平陽縣令斷治皆自己出日旰縣庭閑然無行迹于是州將又以安樂樂清二縣累歲不決之訟屬公吏抱牘至累數榻公一覽輒得其要摘治頑校之舞法者發紓冤憤之無告者訟事

一清會建昌軍新去亂朝廷議擇守戶部尚書章誼以  
公名聞除知建章軍事公至招集流亡振飭蠱壞舉軍  
欣賴亡寇戎之故益有能名擢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  
湖廣京江西諸路錢糧召還遷本曹郎中進太府少  
卿總領淮南東路軍馬錢糧就除直秘閣淮南路轉運  
副使未行政江東路俄徙江西路提點刑獄公治財知  
取予視先後緩急無出內之吝在戶部稽考諸軍庫積  
贏錢數十萬在總按尺籍核軍實提吏漫復得贏錢數

十萬於時權貴人擅事納四方之路鬻賣官爵門如市矣一時向慕奔走爭先黃金白璧明珠大貝象犀錦綺奇怪之物車擊轂舟銜尾相屬於水陸之道連晝夜不絕或謂公所泣緡錢有羨盍置其餘為獨醒也公曰吾起諸生擢名第歲月推遷遂躋省寺今又欲以貨取耶竟無所獻會有告公部內葉珪作詩語涉譏謗者坐是貶秩罷歸公清淨寡慾平生無嗜好居閒九年築一第去坟墓里所晨香夜燈雖大暑大寒不廢間遇生初

凡里俗所尚饌湯餅進卮酒為壽皆不講第燕坐一室追感  
劬勞終老如一日與人交有終始意所不好視公卿之貴無  
如也故人江端友靖康初起布衣登顯仕公攝平陽適寓縣  
境雁蕩山中無妻無子隨僧疏自給一日遇公曰端友茕獨  
一身老且病以後事累公矣已而訃至公匍匐馳救具棺衾  
治冢塋葬斂而還擢貴人死詔起公知鎮江府謂公且召用  
又坐小法是歲紹興二十六年也主管江州太平宮累官左  
朝請大夫享年八十有三娶王氏封宜人諸孤卜以明年三

月某甲子葬于文谿縣之寶積山子男三人長即沆也次洞前卒次淳右從政郎新廣西南路經畧安撫司准備差遣孫男八人棠樂榕杞模楷棠樞棠祀並將仕郎孫女三人適將仕郎何榮餘尚幼曾孫男女四人公葬後若干月宜人黃氏亦以壽終遂以附銘曰

世所趨兮獨背而馳人所棄兮又悅以隨鬻珍髢于越兮鼓瑟而求齊今之相兮舉肥表獨立兮汙湯與期我銘其藏兮以永厥世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鄒志新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丙戌感疾  
卒諸孤卜地于崇仁縣青雲鄉之湖源以二十六年三  
月庚申舉君之柩以葬前期具書走介屬父友識其墓  
余紹興初被讒當逐詣象州次臨川西盜掠行人于高  
安新淦之間少留宜黃寶積院當是時投荒萬里流落  
異縣獨游窮處舍者爭席志新不鄙過余一見傾蓋如  
舊宜黃山水勝絕名江右余日從諸公上下巖谷飲醉

歌呼以為笑樂志新居閒侃侃然不動聲色危坐竟日  
不見顏情之容若不可親疎者已而去臨川踰桂嶺趨  
象州蒙恩貸歸宿田里志新千里命駕訪問生死握手  
道舊故過旬而返校門遺之書籍二十年累數百紙又  
要如一日嗚呼逝矣諸孤謂不朽之托宜見于余文乃  
敘而銘之志新諱陶姓鄒氏宜黃縣人志新其字也曾  
祖務本不仕祖齊宣義郎致仕父餘承議郎守侍御史  
侍御當建中靖國時立三院御史以抗直敢言稱天下

蔡京當國斥守南安軍遇疾以沒侍御僕貧不治生產既沒無田廬以歸志新庶介有父風晝躬耕夜讀書雖鄰里莫見其面始余見之寒暄相接似不能言者既而即久論說古今劇談世事所以設施先後緩急之方甚可聽而韜湮自晦不願人知之人亦無知之者以耕以養遂豐其家清淨寡慾恭儉好禮布衣蔬食不改于舊鬻書數千卷迎師教子揮金發粟無所計惜春秋二稅先期輸之無吏扣門州刺史縣大夫皆曰鄒君蓋處士

之賢者多尊異之年六十九妻吳氏有賢操通議大夫思之女生七男子曰宗礪以文學知名嘗一試禮部不幸早世曰宗嘉承節郎監潮州潮陽縣鹽稅曰宗悅曰宗臯曰宗定曰宗釗曰宗諤皆以學行世其家宗準亦前卒七女子途中勝許世緯侯咢李佩弦鄧嶽伍誥饒行周其婿也孫男十三人升卿子卿巨卿春卿仲卿顏卿夏卿益卿鴻卿端卿君卿慈卿斌卿孫女八人曾孫男女五人余自嶺表還過臨川念志新嘗振余于羈寓

困絕之中枉道二百里過其家志新出陳營中鄒志完  
江民表往還書帖數函示余三公者與侍御同時言事  
得罪者也書詞大抵悼侍御之亡而喜志新為之後  
又有會稽楊煥常移書鐫謂卿輔之多亡狀者也後十  
五年煥令黃岩鋤治凶惡無所貸怨家得其書益以詆  
時相之語錄本訟于朝時相大怒逮繫廷尉獄論為城  
旦投之海島選吏部送徒步千餘里卧臨川客邸中不  
能興志新適見之畀致其家置酒具飯出自白金以贍煥

驚謝感泣而去志新性不容常人而遇放臣逐客獨厚如此宜其窮至于老死而不遇也銘曰

嗚呼志新韞犢之珍高節邁倫孤標絕塵不繙不磷以貴愛其身而復裕其後人視此振振以考余文

宋故鄆府君志南墓誌銘

君諱陔字志南故承議郎守御史諱餘之子故宣義郎致仕諱齊之孫撫州宜黃縣人也侍御捐館舍時志南尚幼從師授經不待程督已能感厲自奮于學既冠學

成屢試有司輒不售撫卷而嘆曰吾屈首受書為五斗  
米耳况忍窮耐老望望而未可得耶就如視田不用積  
功次可一奮而取二千石於是築室反耕不數年貲聚  
沛然遂至千金顧謂二子曰吾讀書屬文詞不落人後  
而貧窶無贏囊之蓄當是時州縣三舍選補之法銖稱  
寸累俟以歲月然後可冀一名于卿大夫之書則已索  
我于枯魚之肆矣以故忍而就此今有產廬以舍汝有  
田園以飲汝汝曹勉讀文書無落吾事已乃闢屋數楹

聚書其中招聘名儒為師而二子者彬彬焉一鄉秀出  
之士志南忼忼有氣節喜振人之急有販夫者奴輩利  
其財刺之不死寃轉卧道上志南見而載與歸館之舍  
旁具湯液分食飲旦旦撫之俟其復贍遣而去族人客  
遠方得疾死貧不能歸志南裹糧往赴之擁護老幼持  
喪而還其勇于為義蓋天性也資沈默落落少所偕交  
合則歡然無間為有終始晚喜作詩有所感遇則琢  
為句以韵次之為行歌坐嘯之適紹興二十三年十二

月二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二夫人楊氏先君十四日  
卒生二男子曰禁曰埜卜以二十六年某月某日甲子  
合葬于縣某鄉某之原以左奉議郎洪州州學教授戴節  
性之狀來謁銘于余余頃寓宜黃曹山佛舍而邑之賢  
士大夫與志南兄弟父子志新次魏皆從余游更二十  
年而死者蓋十八九始余哭次魏而銘之後八年又哭  
志新而銘之今又哭志南噫死生壽夭相去幾何惟善  
人君子為有後而托於文字者可傳於無窮乃為之銘

銘曰

韓韓鄒宗自姬出以儒名家望南國維命之時不配德

筮日諛龜考君室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八

詳校官石中允

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張璣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八

宋孫覲撰

墓誌銘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六月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病不能朝上書致其事天子曰嘻予舊學之臣也遣中貴人挾太醫診視出上方名劑馳賜問安否絡繹於道越四日

復請曰臣犬馬之疾浸革自度不復任陛下政事矣願乞骸骨以終大賜上惻然始許致事翌日癸未公訃聞兩宮震悼輒視朝賛金帛加等賜龍腦香水銀以斂又詔太常換日有司除道將臨其喪諸孤奏言先臣治命蒙國厚恩父備將帥誓將捐軀戰場馬革裹尸以歸而大期奄至得卧家簷以沒不敢屈帝尊臨奠之禮諸子具奏懇辭得請而後已上益哀其志贈公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進其子景辰秩一等官其子孫七人親

御宸筆賜謚恭簡勅使者典奠事喪舟所過州縣發卒  
吏護送所以隱卒崇終時恤有物喪贈有告節惠有謚  
平生始終大節合而志之表之墓道有碑有銘恩賚光  
寵極於哀榮可謂盛矣公諱剛中字時亨姓王氏其  
先信州弋陽縣人後徙饒州之樂平皇曾祖誠太子太  
保妣汪氏新興郡夫人皇祖翰贈太子太傅妣彭氏高  
平郡夫人皇考憲贈太子少師妣吳氏齊郡夫人徐氏  
汪華郡夫人少師公英毅有大志常曰世間事多不如

人意惟教子起家可以大其門至是公得位處顯番陽  
王氏為宋巨室公博覽強記文章長於議論傳今據古  
不為空言紹興十五年發策殿中擢第二名寔暴疾自  
天子至大臣皆論以為國器授文林郎奉國軍節度推  
官有花樹湖溉田數百頃歲深久湮沒常若旱公率並  
湖之民疏治之復其故歲以大稔州民德之為公立祠  
湖畔秩滿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官職宰相怒公不  
詣已授洪州州學教授公不屑意待次里中治一室取

舊書讀之榜曰應齋賦千餘言所謂應者不居人先不為事始履常蹈素與物推移如撞千石鐘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如對百鍊鑑湖來湖現漢來漢現其大不榮而小不辱其來不拒而去不追而來流遇坎任蓮而已以是應信實踐之二十六年名見談治道中上意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今天子為普安郡王又兼王府教授每侍講席極言古今治亂興壞得失之故君子小人賢佞忠邪之辨所以起敬導聰明有諷議切劘之益

除起居舍人陞起居郎編修神宗皇帝寶訓書成遷左奉議郎磨勘轉左承議郎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公入謝疏言槩邊最今日先務之急敵國之情強則侵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在彼之強弱盍先自治考練文武之才以擇將帥簡汰冗食之卒蒐戰士積穀以寔邊儲節用以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將良士勇彼請盟則為漢文帝彼侵邊則為唐太宗伸縮在我不亦善乎上聽其言時為兩蜀謀帥大臣以蜀方備邊宜得有文武威

風識大體者上曰無以逾王某矣進左朝奉郎龍圖閣  
待制制置四川成都府事御便殿臨遣錫鏐帶象笏寵  
其行賜親札所以眷顧拊存恩禮甚渥進敷文閣直學  
士當是時也大將吳璘累官閩至太師其下姚仲王彥之  
傳亦建節旄寵臣宿將矜功負貴雄視一方興時守帥  
以文令則玩於柔而將吏驕蹇不用命以武競則窒於  
暴而上下相睽伺不得其情故人為難惟公檢身以敬示  
人以禮內撫四路外鎮三鎮上自大將下至裨佐開心

見誠不事聲華不立崖慙馭軍戢吏恩威並行間遇邊  
遽羽檄紛然從容裁決皆中機會邊兵度散闕人情洶  
懼公跨一馬日馳百里抵仙人原吳璘大驚公曰大將  
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卧又遣蠟書抵張正彥濟  
師西師大集邊兵退舍方議捷奏公惄然倍道馳還謂  
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啞曰以身督戰而  
功成不居公大度過人遠矣已乃差擇軍中將士為衆  
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之選蜀中人物如林一時名人

勝士與幕府叅佐之賢密疏以聞充部使者州刺史之任所臨有聲皆號稱職於是百官趨前萬兵擁後殊方異域小夫賤隸近在肘腋間速至數千里外日使顧指翕然嚮應無一辭怨議真所謂有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也州缺壞凡可踰者三十餘處公周視太息曰事孰有急於此者即日飭吏屬起羨卒具餚糧蓄財用俾圖庇工立表受事計日而成民不知勞高墉巨壁周若干里堅壯可支十世諸軍法遣使臣千餘輩有困絕不能自

存者公曰使之執軍冒白刃於少壯之年而斥棄於既老之後非朝廷意悉召詣府猶有馳射可備戰守者復其祿秩奏用禁軍缺額糧廩之其罷癃不堪事則給義食米遂無失所者威茂淑瀘四州地接西南邊夷吏貪功夷人不堪則屯聚而為寇公始下令敢有妄動挑發爭端者斬以徇自是兩地晏然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四路榷歲課不登者五十萬監吏無能者皆不能辦徒空文耳奏除之夔州路例給鹽充雜本官吏並緣所給

給才十之二忠州太守楊光疑知其故令官自欲鬻鹽  
得錢糴買不以累民中人大悅公推其法於一路至今  
人蒙其利成都萬歲池廣袤千里溉三鄉之田皆為沃  
壤積久填淤公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壟防表以石  
柱植柳其上州人指曰吾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  
興平中所營最為舊物崇寧中推行三舍法又建新  
學建甃接棟幾至萬磚遭時多故生師之廬日入於壞  
公屬九縣修復之蜀之父兄欲進子弟於學者爭出錢

以佐財費輪奐一新盡復其舊又命工葺諸葛武侯張  
文定公祠廟作而新之具牲禮率州之賓屬拜焉地有  
黃巢墓松楸延袤樵蘇不敢公曰巢出潼關轉寇陳蔡  
遇朱全忠李克用之兵連戰大敗挺身東走至泰山狼  
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函其首獻於朝安得墓在此命  
夷之妓人王思聰挾女巫蓄一蛇晝夜聚男女為妓公  
曰左道惑衆亂之萌也命殺蛇黥思聰徙之遠方而境  
內淫巫為妓妄者皆自戢斂蜀人繪公像於文翁張文

定之次置別室祀事之謂公視二人為無愧也天子受  
內禪恩遷左朝請卽又以宮邸之舊進左朝大夫召赴  
行在於是公帥蜀三年矣西蜀自劉旰王均李順之亂  
姦訛朋興衆心危懼日三四萬無寧居者時有馬正忠  
文潞公張定隨事鎮撫皆以兵功著稱天下建炎以來  
北朝擁衆數萬窺蜀朝廷宿重名扼劍門之險積三十  
年師老財匱非若曩時羣盜竊發嘯聚烏合可以應手  
撲滅而定也公挺一身以折千里之衝護諸將以撫三

軍之衆禁戢奸盜護養貧弱內外斬斬不聞疾步急呼  
軍食歲為米百萬石為錢二千萬緡而猶有調發不時  
之須公為更闢鈔法請給度牒以貸召猝急征暴欵之  
患有旨下階成岷鳳四州刺丁壯為兵羣言藉藉以為  
憂公建五害奏罷之免符下而歡呼之聲震山谷其規  
模宏大垂裕悠遠與前後數公相望百年如出一手比  
公去蜀父老填道遮留不得去既去有追路數百里而  
後還者尋具奏以足疾不良於行請祠甚懇得提舉江

南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一圃植巨柞數十挺桃數  
百本環之號竹塢謂人曰上恩許暫均勞實終焉之計  
也會北馬南牧兩淮震擾有旨促召日一再至公聞命  
單馬入見上問戰守之策公曰靖康國破二聖北遷中  
原擾攘億萬生靈肝腦塗地皆兵將不任誰與戰靖康  
嘗防河矣建炎又防江矣而羣騎長驅超邑越都如踐  
無人之境誰與守且當匿瑕忍垢與之通和得歲月之  
頃選將厲兵堅城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戰則有舉旗

斬將之功守則有金城湯池之固矣上曰善除翰林學士公避祖諱辭不受命改除禮部尚書直學兼給事中上為鹵薄使一日上御內殿召公命坐賜茶詢當世之務以上即政之初求治太銳對曰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高帝王漢中僻陋之國人知畏楚矣獨范增知有滅楚之意勾踐棲會稽一島之上人知事吳矣獨伍員知有報吳之役陛下坐薪嘗胆欲刷累世之恥萬中未得一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矣所以陳先

後緩急之方甚辨已而使人自敵中得其要領還報除  
公端明殿大學士兼書樞密院事明年當乾道元年進  
同知樞密院事公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  
虛名害實事又奏疏論四事一曰開屯田漢趙充國建  
屯田二十利以破滅先零為萬世法本朝太宗皇帝用  
何承矩為屯田制置使墾闢曠土千倉萬箱充滿塞下  
無餽師勞民之費而出入守望帶刀佩劍有扞邊固圉  
之實功效卓殊具載國史可舉而行二曰省浮費國有

財用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人不長收之有時取之有數止於是矣而不急之務無名之費蠹耗殆盡主計之臣取具臨時取了目前所以待未然者宵小盜賊之虞水旱疫癟之變無尺帛斗粟一金之蓄可為寒心矣三曰舉材武以備將帥之才不可一途而取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術數或興於屠販樊噲灌嬰是也或起於盜賊彭越黥布是也而豪悍絕人之資如周處戴淵之傳亦出於閭里惡少天下有道狃詐作使旁招廣攬羅

而致之為王爪牙則兵勢張矣四曰汰冗兵以練精銳  
兵有正兵有奇兵有伏兵馬有上駟有中駟有下駟為  
將者必有奇材劍客拔石超距之能以一勇當百以一  
技當千譬之求金於沙斂而揚之精則無遺金沙礫棄  
不錄矣上曰天下名言也嗚呼自公帥蜀聲號顯融震  
耀四海天子召歸東國柄於本兵之地公亦慨然自任  
天下之重而國貧矣開屯田節浮費可以復富國蹙矣  
舉材武汰冗兵可以復強得時得位次第舉行欲以大

勲勞光輔中興功施社稷追配管蕭於千載之下而  
天不假齡得疾不可治可以慟哭流涕為天下惜者也  
享年六十有三爵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食  
寔封三百戶娶吳氏銀青光錄大夫某之孫前卒贈樂  
平郡夫人三男子序辰右朝奉郎通判江州昭辰右宣  
教郎通判文州景辰右承奉郎皆以文學行義世其家  
四女長適舒州通判史庭俊之子据次許嫁知樞密院  
葉義問之子端臣餘在室孫男二人晉老元老並右承

務卽女孫二人公幼學無師受業於兄軍器監丞必中者天材超駕一日千里不數年齊名號二王相繼及進士第而公被遇太上皇踐臺省登侍從擢帥兩川禮遇恩顧諸臣莫敢望他日監丞賜對上曰近蜀人以鄉弟可繼張永朕不復西顧憂矣比進直學士制詞有嘉而舉職信我知人述上語也今皇帝踐阼推選舊德比公甘盤典司密命倚為柱石昔曹參相齊齊國大治其後所以治齊者治天下號稱賢相公之治蜀大功數十度

越古今以所以治蜀者相天子必有以驚世絕類而百  
不一試費志以沒命矣夫前堯一夕有大星墮於寢廬  
之側里人望而驚焉諸孤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奉公之  
柩葬於縣永善鄉石榴峯車馬原上公所自卜也故事  
宰執得建利光墓以薦冥福公表請如令賜名教忠美  
報禪院去少師墓若干步公亦在少師之次指地一穴  
曰他日從先公於此至是諸孤奉宿誠併舉樂平郡夫  
人以祔公志大論高尚名節生平慕范忠宣為人踈財

好義解衣推食振人之急無秋毫計惜買田千畝為義  
莊三族之無歸者咸語公請以范公約束著為令俾子  
孫世守之如口分世業之法又築室為家塾延賓師具  
糗糧凡族子之勝衣者皆進於學遇郊祀恩任兄弟之  
子自為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官閒吏退以讀書著文  
為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原聖記經史辨疑漢唐史評  
唐史要覽天人脩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續成都記凡  
百餘卷藏家某授老歸田竊睹公姓名於除目之上聰

想風采於縉紳士大夫之論以不及見公為恨公門人  
左奉議郎知果州趙不拙狀公世次官壽治行勞烈與  
卒葬年月日為書屬予曰大資公每讀公文喜而稱善  
而墓碑無辭以刻諸孫孤勤勤懇懇欲得公為銘其勿  
辭銘曰

一弛一張文武二道文玩於柔武窒於暴惟皇作極處  
此兩間仁綏義克勢如循環或用武斷律貪立悞奮辨  
抵几變齊俗緩或用柔理勿庸擾之手摩撫之慈惠之

師不主故常緣督而動如持一鉢權以輕重蹇蹇王公  
獨步凌煙振迅一鳴搏風戾天允武允文備道前美左  
之右之惟君子使入侍詞垣大筆如椽出擁戎兵長劍  
倚天帶甲十萬如圍閑虎折箒驅之妥若兒女邊陲晏  
然烽滅燧息民狎於野不見兵跡乃作泮水如泗如沂  
投戈講藝橫槊賦詩乃駕西郊褰帷問俗男耕女桑賣  
刀買犧文脩武鬯不如不吐畏而愛之如祉如怒高勲  
鴻烈暴耀一時繡裳赤舄以俟公歸進陟五兵承輔樞

極嗚呼噫嘻曾不煖席山頽水壞遂喪國寶殄瘁之悲  
不遺一老天子震驚爰及卿士當簡興嗟一鑑亡矣隱  
卒崇終恩禮之隆祖門贈隨靈車崇崇有誄有銘有誥  
有謚大書特書又將又史傳信萬世茲謂不朽盛烈不  
亡繫公之壽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誌銘

紹聖初新宰相用事按元祐諸臣變更法度和邊棄地  
之罪生者削籍流竄嶺海死者追貶禁錮子孫不用

赦除以示永廢已而蔡京當國盡疏名氏第為四等立  
石朝堂號姦黨碑嗟乎立法本以便民當適變通之宜  
禦戎本以安邊欲紓戰鬪之禍而權臣修怨建為紹述  
脅制上下凡議論之臣疆場之吏輒有一言議令便民  
解仇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搖國是沮壞先烈入元祐  
黨以故士大夫避謗畏禍便文自免終蔡京之世二十  
六年猶以檢挾中傷文致疑似為害紹述而觸大罪者  
靖康之變金人擁騎數萬長驅河朔直侵宮闈於時臺

諫爭請和邊以備危卒不測之難皆斥廢不用而二三  
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倖起於小吏驟擢將相試之一  
擲卒至誤國二帝蒙塵中原搶攘億萬生靈不得寧處  
太上皇狩維揚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  
之士尚循紹述之利終以和邊為詳此翰林莫公所以  
授閒置散致於老死不用固其禮也靖康元年十月尼  
雅滿自河帳中或折以義理或諭以順逆禍福甚辨凡  
四反尼雅滿改請宰相議和親王割地何棄以執正宗

室代行尼雅滿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馴致城壞桌始  
遣李若水司馬朴王倫等告知比淵聖幸青城予三鎮  
外又割河中府十數州尼雅滿置酒端誠殿面約土地  
人民還南宋盡斂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罷淵聖還內  
而富室大家占者寶貨莫肯赴國家之急北邊移書皇  
帝卜日再會何桌入見請行羣臣力爭金銀不快其意  
故邀天子為質且云卜日設有期會尚當辭行邊勢強  
盛詎可再何不降誥朝淵聖再幸青城北人有獻計者

曰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廢立之義蓋起於此矣於是宰執侍從中貴人衛士悉公置諸塞中外隔絕不相聞逾月張邦昌請馮灝曹輔以下五十餘人亦在遣中得還邦昌進數從官於政他日請延和殿後駕玉軒會義侯師歸渡湖請紹慈太后御簾聽政訪大元帥所在勸進踐天子位外廷無知者五月太上皇自濟州至登至尊六月李剛入相盡按邦昌兵事者為僞命入之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學士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建炎三年遇恩北歸議責者論徽宗皇帝北遷公與孫  
傅送邊檄一人之數再徙韶州公既就道妻淑人劉氏  
詣闈訟怨仍引少保高世則戶部侍郎王侯等十數公  
為証朝廷下其間驗實如章其年八月得旨改正自便  
脫然無事矣而言者終不置也嗚呼噫嘻命矣夫公莫  
氏諱某字壽朋其先吳興人徙錢塘又徙平江今為平  
江吳縣人也曾祖廷正祖淵左侍禁贈通奉大夫考卞  
中元祐四年進士甲科以文行為當世大人所器尤為

故相鄭公達夫知樞密院張公賓老所厚歷尚書郎衛  
尉少卿直秘閣知河中府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妣太淑  
人朱氏公為兒時英妙秀發不類童子誦書日千餘言  
操筆為文不由師授自中律呂年十八補太學生一年  
升內舍二年升上舍四年當政和正三年大比試庭中  
徽宗皇帝擢為第一授承事郎越日特奏名士第一人  
適與公同姓名徽宗曰非其倫也名寔混矣命去偏旁  
名壽比公入謝會正奉公以兵部外郎從御事奏事殿

上上顧見公謂正奉曰儕少年耳草數千言文辭贍麗  
皆切當世之務遂為諸儒冠卿可謂善教子矣嘉嘆久  
之授議禮局檢討官四年除秘書省校書郎五年除符  
寶郎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且召試矣公自以起於  
書生遭逢千載之遇慷慨感發孤立一意不問權貴人  
所舍覩天子為知己而大臣慙公不附己移太常少卿  
臺臣承望風旨又奏斥公罪為提點南京鴻慶宮宣和  
二年丁正奉公憂憂除除光祿少卿進國子司業六年

召試中書舍人賜服三品同修國史公善屬文敏而工  
先時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  
中出徽宗進二婕妤公當制仍命即日進告告入對輔  
臣有詞垣得人之語靖康初除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  
院宰相吳敏伺公入直併下六刑欲行是以危公公秉  
一炬解衣却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雅各得其體淵聖嘉  
其敏妙會公入對褒譽甚寵除吏部尚書朝士聞之曰  
宰相以己望人欲殃之而更進可發一大笑俄拜翰林

學士知制誥積官至朝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未幾國有故公亦得罪去矣公自曲江遷次臨  
川聞踐山老僧善清者以禪學知名枉道造其廬見之  
曰此身墮世網縱脫兵火之中又落炎方瘴癘之地吾  
知其無以死矣願聞第一義與有以善吾死也清欣然  
肯之他日聽清誥若有契於心者遂從之不去予時亦  
被罪走臨川道夜抵其居握手相勞苦且問所以相淹  
留之故公曰心跡之辨固不敢望於世之君子而謾憇

朋興變亂事寔吠聲之衆併為一談雖家置一喙終日號鳴大叱誰復見省惟有回心向道歸依佛僧舍舊圖新以卒餘齒而兄弟妻孥之在吳中者亦撥棄不擬道吳公又曰北邊始議置署路允迪允迪不從尼雅蒲恣拘留軍中會京城父老以張邦昌為請允迪得從去邦昌既以僭悖誅死而允迪大節冥見褒顯以王黼客遂不錄邦昌用呂好問為門下侍郎同時共政者皆坐偽命除名籍竄斥嶺外而好問以蔡攸客本中之父更

進尚書右丞百官合為二狀詣軍前乞以地土人民  
還趙氏如初約御史臺諫奏檜為首尚書省梅執禮  
為首後檜論功誦言於朝位宰相執雖已死宜蒙褒  
贈亦以輔客置不問北邊欲以割寨覆我軍結於都  
欲滅我國歸咎淵聖以至廢辱而靖康將相建此議  
誤社稷者皆以富貴福祿哀榮終始若羣臣偶以一  
眚挂吏議至終不齒既以為功功同有不賞者既以  
為罪罪同有不罰者處白善否一出于愛惜東西黑

白變色易位非予一夫之休戚也佛燈熒熒相視喟歎危坐竟夕達曉遂別公兄僕字謙仲孝友過人嘗為勅令所刪定官自國棄國亦棄官不仕徙寓華亭而築室居焉有女弟適高氏而寡館之舍旁連遺數夫抵臨川趣公還營一第夾河相望度一梁跨其上以便往來幼弟俱宦遊四方代期至則從旁僦舍以俟四人者集處一堂一味之甘未嘗獨享兄先弟後如壇如籬舉欣欣然如是十五年謙仲下世公杜門

却掃晨起誦佛書退舍讀傳記著詩文又十年田園  
之入不足以卒歲賓客之奉晨夕之須隨所有無淡  
淡自足未嘗營一毛頭之利弟俱卧病崑山丞舍公  
馳小舟冒大暑往省才過旬公亦遇疾而歸卧起如  
常日無甚苦忽一旦自輿於榻召家人至前以後事  
屬其子同者端坐而逝容貌如生里巷姻族奔走驚  
呼瞻望出涕真所謂有以善吾死者是歲隆興二年  
七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內外制有二十四卷

四六集十卷真一居士集五十卷道教科儀三卷方外三集三卷辨誣証誤錄一卷藏于家公事親孝心意幾微趣逆得之仲弟伯早世太淑人哭之過時而悲生子未絕乳而母氏亦改適太淑人鞠養護視至勝衣猶不去側遇郊祀恩當任子者首以告聞命下太淑人喜甚由是悼念少衰太學與同舍生劉時善時議以從妹歸公方卜日致書幣而公庭唱中首選時踧縮不敢復議公曰吾親之命有前諾矣今配淑

人是也後其淑人詣鼓院上書稱冤名動朝廷公  
得旨改正除罪籍還中州殆不偶然也淑人既沒  
公自為文識其事內之擴中葬湖州長興縣嘉瑞  
鄉大塢之原生二男子曰初大將仕郎早卒曰同  
傳父學嘗效張籍哭韓吏部賦詩百韵紀次公行  
事之實詞句溫麗有家法四女適宣教郎白仲言  
右文林郎董璘右從仕郎張濤右迪功郎徐瑛男  
曰岐曰道曾孫男女二人其孤同等以其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合祔於劉淑人之墓公有治命屬予銘銘  
曰

翰林初載文中之虎蹻蹻羣趨御于帝所奏篇甫上褰  
旒一睹曰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官儒科鵬騫鵠舉歷井  
搃參視天尺五獨步一時聲震海寓亟踐榮路徑躋冊  
府蟲篆鳥跡汗簡編蒲盡讀平生未見之書入尚符璽  
廣內寶儲龍文龜畫河洛之圖北門西掖時惟帝俞演  
綸視草汝言代予思如湧泉沛然莫禦一揮六制意欠

之餘帝悅而嚮將貳政遂大廈遽顛一柱莫扶漢厄三  
七炎正中圮兩地興戎雲擾糜沸將相誤朝天地崩墜  
一死何逃巢覆卵毀獨屏間處待終而已遇疾不藥但  
飭後事笑言未卒扶坐而逝死生之變亦以大矣容貌  
如生不見小異銘以著之欽於世世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誌銘

建炎中端明殿學士胡公茂老卜居常州宜興縣斥第  
地數十畝雜除灌莽為屋六楹瞰荆溪面諸山植竹樹

環之號橫山堂予歲一過或再過與敝猷待制董公令升同載以俱公治具為十日之留率以為常其後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端質自蕪守代歸寓後藏佛舍又相與為四人集處一堂之上飲酒賦詩間作長短句紀一時之事相得歡甚已而端質守叡州領浙漕帥臨安移會稽繞數年倦而歸茂老蓋棺已久矣端質度地縣治之南築地疏園治觀我盛具出聲伎追講橫山故事樂飲連夕而後去居無幾令升以病廢而質亦得疾

不可治嗚呼悲夫公之子右宣教卽知信州貴谿縣不  
愚過予而泣曰先君被遇光遠太上皇帝位於朝光顯  
矣宜得公文以閔諸幽余辭不獲遂序而銘之公諱士  
夥字端質太宗皇帝四世孫曾祖允寧信安郡王謚僖  
簡祖宗諤開府儀同三司贈王考仲雜廬州刺史贈開  
府儀同三司妣劉氏溫國夫人王氏嘉國夫人公紹聖  
初賜今名授右班殿直兩遇恩遷左侍禁政和初以胄  
子習樂舞試廷中進忠訓卽授京畿監牧司准備差使

宣和元年試上舍出身換授奉承郎特轉宣教郎差充開德府司儀漕事公帝王之胄生於呂邸所見惟華棟刺桷金玉綺繡之所聞惟撞鐘考鼓吹竹彈絲之音所享惟華簪大蓋鼎戴玉食之奉而惟冲淡無所嗜獨好書治筆硯如素習徽宗皇帝立宗學建官師復三舍選補之法公羣試有司袞然出其上遂收其科而精練博達長於史道從事一州亦著名迹無出其右者轉宣教郎通判嵐州歲滿轉奉議郎通判淄州靖康時而東州

盜起千百人為衆不可勝數劇賊李成擁萬衆薄城下  
會守將秩滿不受代稱疾解去公攝州事盡集丁壯分  
守四壁公舍城垣上與之同卧起凡四十九日成食盡  
伎窮拔柵而去於是四境之外城郭皆為丘墟而淄州  
之城巋然無恙欽宗受內禪恩遷承議郎太上皇踐祚  
再遷朝奉郎知興國軍未行改差永州又改滁州知  
廣德軍未赴改知無為軍邊兵退舍羣盜竊發無為官  
吏群民伍立堡寨推選衆所畏信者為屯長以扞衛一

方號義社久之社中人怙衆侵暴閭里為患公至罷之  
籍取器甲悉上送官發常平粟計口給貸俾墾廢田歸  
廬市復衆商之業盜據合肥詔許權寄巢縣為州治守  
帥武人貪冒黷貨倍斂百出人不堪命至是駐復帥師  
還合肥舊治去矣公上書請巢縣隸本軍如故帥愠怒  
至功齒而巢人始獲釐代期至舉軍士民列功狀十數  
條請留擢知徽州未行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瀕江之  
地霜降水落為平陸春漲則與江漫為一經界官吏藉

為田數百頃加賦為進取計承平時負國之家連寢接  
棟比屋相望建炎兵亂焚蕩為茨棘瓦礫之場官軍分  
占為營屯而故家輸二稅如故公皆奏除之移兩浙路  
轉運判官奏事稱旨加直閣閣知臨安府公因入謝  
奏事乘輿東遷臨安為天下舟車冠蓋之會臣以一尹  
宣布上恩地大物衆獄市紛然固非家至戶到所能  
辯而惡少無賴為盜為奸佚罰久矣譬之立苗鋸害稼  
者則嘉穀生植矣譬之牧羊去敗羣者則善類蕃矣臣

籍計凶頑得六十名令徙之遠方巢穴一空則一方赤子不待旦旦拊之皆得其所以上從之於是一府翕然稱治公累任郡寄於兵戈撏攘倣擾之中更多事矣至是臨淮天府割治盤錯如割雞然上方向意用公會秦相欲進曾泳除公直敷文閣知紹興府事是歲紹興廿四年也累轉左朝議大夫歲饑米價翔貴公開倉賑給自癃老幼弱男子婦人分日異處皆有法終歲無流逋餓死者有旨修奉菴宮事叢費巨凡土木石瓦之費人

徒工價之數髹漆丹艘之飾不屬一吏皆自手出計日而成奏功進直龍圖閣秦檜死則罷去磨勘左中奉大夫賜服金紫公精悍有智畧事無剝易嘵手立就治財得開闢斂散之術馭吏如束濕治軍嚴而有恩令行禁止秋毫不犯愛民如子簡節而踈目時有遺漏不功究之自浙漕帥臨安陳便宜多稱上意兩賜良馬鞍轄象簡之屬以示大用會秦檜欲進所厚善易地為會稽而上顧公日益厚遂進龍圖閣比檜死又坐檜奪職而廢

命矣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終於正寢享年六十六元配王氏敦武郎誼之女繼室充氏右朝奉郎友直之女皆封令人二男子長即不愚也不同左奉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先公六年卒二女長適右文林郎新南劍州軍事推官路捕次適右從政郎新袁州宜春縣丞王渙孫男五人曰善登右廸功郎新宜州太平縣尉曰善登仕郎善發將仕郎次二人尚幼孫女二人不愚以其年十二月庚午奉公之柩合祔於宜興縣永豐鄉黃墅令

人充氏之墓公慷慨有氣節尤勇於為義李誼帥淮西得  
疾暴亡橐無一錢之蓄公聞計出橐金具棺斂已又計  
葬送之費與凡道路所須擇吏卒之謹信者賙其行比  
及窆封無一乏事遇郊祀恩奏任二猶予某某皆將仕  
郎公善論議抵掌劇談疏通詳練皆得人情世務之要  
上方親覽求人如不及使公得位得時盡行平日之言  
必以大功名聞於世天不假年遂遺恨以沒為可惜也

銘曰

蘭殿兮儲祥桂堂發聞兮高驥老幹參天兮四十國之  
強擁千騎兮東方縣令負弩兮斧繡光金莖承露兮一  
氣旁曳長裾兮參翔視天尺五兮富貴方將忽稅不  
駕兮去堂堂蘭摧桂折兮天墮霜蔽芾勿剪兮所憇棠  
生雖有終兮其存者長晝以余辭兮刻示茫茫

宋故左廸功郎許府君墓誌銘

無錫許氏有通直郎朝散大夫諱希道者以耆儒宿學  
忠信樸茂名一鄉善士生四子共傳一經世其家皆中

進士選而長子德之最知名少年策上第所涖以材能  
稱太上皇召見擢尚書郎太常少卿直顯謨閣為州刺  
史既沒崇寧軍節度使葬葉夢得銘其墓曰倜之左承  
議郎曰衍之左奉議郎而廸功府君其季也諱伸字懿  
叔中紹興十二年進士於是父子兄弟五人皆以儒學  
占仕籍文行彬彬照臨一時而無錫許氏於今為望族  
君生十歲喪母啜泣思慕已如成人好書嗜學亦不類  
童子文詞敏贍操筆書紙立就退視他生方屬稿作聾

嘯狀君從旁口占授人如其意所出年十七偕舉子數千百人羣至於有司遂占殊等選升禮部試不合會鄉州推行三舍法君居間裒然角出其上時參知政事沈與求為教官特喜公文選寘前列為諸生領袖且曰文如許君乃可望此靖康建炎之亂轉徙兵間至紹興中始解進士褐授左廸功郎臨安府鹽管縣尉久之部使者檄君權主秀州華亭縣簿華亭秋苗米在上供經數中積歲侵盜率移用常平米代輸而斂米歲之入償之相

踵為故常一日主管官林衡按視倉廩縣令趙伯琥悉推故所授秋苗補還常平之貸衡嘗為華亭而知其故盡局鏽緘封付掌吏者而轉運使遣吏卒連百餘艘起發上供漕之錢塘已次境內伯琥窮不知所出即日檄主簿攝縣事脫身詣府飭羣胥持漕檄視君常貸常平粟如故事又嗾綱兵持梃驅逼掌吏羣噪廩中不可耐遂相與破鑰發廩授之粟已去而後告君始瞿然悟代庵之語伯琥還上書告君擅發倉廩之罪衡得其情併

勑伯琥與君俱罷而轉運使材伯琥之為援之復留故  
君獨以罪免衆怒不平勉君訟於朝君曰忍窮耐老自  
吾分也減倉何預焉卒不辨衡聞伯琥之復也檄追貸  
粟盈急無桀何尚書免符下凡常平前貸勿追君笑曰  
吾得罪宜也嗟夫小官待遠次攝尺寸之柄以紓旦暮  
之急而同僚嫁禍遂與言官併失之世路如此可畏哉  
君既罷歸杜門屏處益取舊書讀之至會心處則欣對  
移日雖萬鐘之祿千金之富不能過也間從常所往來

賦詩飲酒佐一歡之適再調婺州浦江尉非其好也以  
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被疾卒於家享年六十一曾祖  
至不仕祖旦贈承仕郎父大夫公也母尤氏繼母施氏  
並封宜人妻尤氏四男子鑄鐸鑑鉉鑄累禮部亦以文  
學知名四女進士周綱尤衷其壻也一學佛為比丘尼  
一在室孫男女曾孫男女各二人諸孙卜以其年十二  
月癸未葬縣之揚名鄉謝墩原上君少時以才氣自負  
慨然欲一奮以自表見於世晚得一官坐席未幾遂陷

不測因歎曰古不肯為五斗米見鄉里小兒殆謂此耶  
自是浮沈里間間不復有進取意政和中余與少常同  
在臺省知君而未識也君沒後其子鑄患然過余以文  
為贊詞義卓然三讀嘆驚已乃出君之內弟右朝請大  
夫通判鎮江軍府事施拔之狀來請銘余曰君雖不遇  
以死而有子嗣守家學追取故物以大君之門者其在  
鑄矣遂不辭而與為銘銘曰

生林林兮寓形空中如鴻毛兮遇風上高飛兮百雉之

墉下漂墜兮環堵之宮槧托所之固然兮山苗與澗松  
洋洋紈或以封兮繫其蓬嗚呼懿叔兮銘以哀之詔無

窮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九

宋 孫覲 撰

墓誌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誌

吾州宜興縣湖洑山中有隱君子惠公彥達享年八十五以德齒之尊號里長者予以公弟彥光朝議同時擢名第又與公猶子勝仲殿中同朝為御史賓緣得從公

游公毅有畦畛寡言笑不忮不求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故人無愚良貴賤則敬惮之有一子中年得惑疾遂廢三孫未勝衣公招聘師儒導之學既冠督疑寢自立有聞於時曰暉用朝議公奏任卒官右通直郎曰廸曰哲相繼中進士第廸字琳吉尤知名三任中都官至國子博士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器不幸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琳吉少年時治一室讀書其中予過焉賦小詩琳吉和答有小屋牽蘿補高軒偃蓋過之句予讀之嘆

驚此奇作也已而受其贊亹亹數千言筆勢瀾翻如  
行雲流水之狀文從字順無琢肝腎撫鬚鬢艱難辛苦  
之態予三復其言加之數年斂華摭實必以大手筆擅  
天下既取科第名聞燦然為學宮國子師行蹟要途為  
世用一旦溘然正晝而殞訃驚呼失聲既葬而追傷不  
已乃為文表墓上林吉三薦至禮部紹興二十四年賜  
同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揚州高郵縣主簿未赴近臣  
以其文行薦於朝召見差充臨安府府學教授歲滿升

左從政即大理司直廉主簿用舉者改左宣教郎除國子博士祿吉在大理時上書言畫一之法守之如金石行之如四時所以使我人遷善遠罪徙義脩慝之道也而本寺一司勅外又有申明此附斷例之屬無一定之制老奸宿盜以獄為市輕重高下皆出其手正條不可則入之申明申明不可則入之比附比附不可則斷例有司雖知其非屬已著之申令無如之何矣臣以為一司勅令本寺正條而申明比附斷例等皆一時指揮宜

詔勅令所應本寺諸條格刊條筆削合為一書頒之有司專一奉行使老奸吏不得措其奸百姓知所避就天下幸甚琳吉又因洩漏獄情一事開封府條令罪至流徒而大理法止於笞杖不同如此廷尉天下之平京師首善四方萬里之所歸赴而一罪有二法若此類皆合刑正定於一者也在國子時當轉對奏言屢歷中樞密副使韓琦疏言西戎屢乘戰勝輒求通順實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所獲者實利所屈者虛名彼不背盟我

則撫納無倦彼若背德我則攻守有備此和策之得也  
今陛下薰愛南北之民屈己和戎韓琦所論正今日事  
臣聞備邊難於擇帥尤難於久任天下之事固難為  
於倉卒之時必定於閒暇之日亦難辨於暫用之人必  
成於久任練達之士藝祖皇帝命將守邊如郭進之在  
山西何繼筠之在無棣董遵晦之在通遠皆久其官而  
責其成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終太祖太  
宗之世咸以功名始終書之國史今日兩淮荆襄控制

南北宜擇文武兼資仁宗用韓琦范仲淹之賢既得其人而又當如藝祖郭進之流久於其位昔東晉時劉洪據荆襄上流謀農桑省刑罰專督江漢威行南服陶侃繼之四十一年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蓋侃即洪所辟置而洪又羊祜所知三人者相繼而荆襄利害得於習知之素故其成效章章如此使其暫去暫來雖方叔召虎而不能為矣上稱善下其書方議除官已不及矣林吉自幼學已卓越有大志不專治舉子業自

六籍百氏之書與太史公記無不讀文詞辨麗詩律高  
雅亦無不工而靖深端默專務晦藏不表暴以峙聲名  
兩任師儒之官而有籍於學者朝去暮來如寄客林吉  
據一席誦說有法督責課試無虛日諸生靡然向化不  
敢嬉游彬彬有可觀者士風頽靡文氣蕭散千人一律  
林吉因考禮部試下專用有司尺度或守朴學不事空  
言不徇時好以授人耳目皆被收採於是老於文學屢  
試不售者皆在選中時選得人尤工言治道不為甚高

難行之論陳獻便宜酌古御今皆合人情世務之要棘  
寺錄罪人之案積累至若干則輸之內帑主簿例合分  
受祿吉棄弗取其厲志又如此使天假之齡發明利器  
指諸事業則高文大冊可施諸朝廷頌詩樂歌可薦諸  
郊廟垂法立憲必能使三尺之書如持衡天下無寃民  
而刑可指橐弓戢戈必能使兩地生靈保首領以終天  
年枕兵而寢噫天之降才豈偶然耶豈人之委曲周旋  
輔成其天者不至耶胡奪之遽而使中道夭耶享年五

十四以乾道三年七月丁酉卒曾祖智贈右正議大夫  
祖溥即彦達也父俊民以君貴贈右承事郎妣沈氏贈  
孺人娶同郡胡氏贈孺人生六男子端文端智端常端  
方端尚端力二女適右廸功郎荆湖路提刑司幹辦公  
事沈綸進士戴琴孫男女二人諸孙以其年十二月甲  
申合祔於縣之君山鄉龍山村玲瓏山胡孺人之墓詩  
文之在稿者千餘篇端文方以類詮次為書未出也宜  
興惠氏自正議公二子二孫二曾孫相踵起家中科第

蓋三世矣予始見林吉與弟哲同舉秋試聯名並中於時父祖四老人皆無恙里巷驚觀有榮耀焉哲今為左從政卽盡行在檢點酒庫糴場連枝競秀如墳如荒所謂莫逆林吉之亡拊諸孤泣葬送尤盡力而林吉諸子已能傳父學藉藉有文名被薦送者林吉懷奇不試貲恨而沒造物之造不在其身又特見諸卽追取三世故物兄弟升騰以亢惠氏之宗云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

余聞古之處士或隱於山或隱於市隱於山者寓耕釣而隱於市者寓醫卜均之卜也日閱數十人得百錢足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不更筮也均之醫也聞人疾痛欲去之如在己而不志於利由漢以來逸民隱士懷奇抱寶高蹈一世深藏於市汎然與漁商農圃雜此土以處而莫辨也然孫思邈隱太白山而龍公授玉函秘方為千金之冠韓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而婦人女子能識之譬如珠玉在泥沙光景發現有不可掩者今嘉

禾陳景東者其一人也景東以字行諱某陳氏其先江  
都人後徙錢塘今為秀州嘉興縣人自皇考始諱獻臣  
贈朝奉郎景東讀書章解句達不喜治舉子業而尊質  
樂善常置一時名士為賓師以進諸弟子於學未幾弟  
確進士第官至御史積習名教若從子駢從孫尚錫相  
繼收其科陳氏浸大矣景東沉淳閭里故自若也門內  
數千指養老字幼舉訴訐然奉寡嫂撫諸孤恩敬若一  
三族之飢寒疾病死喪皆以公為歸趨人之急不以在

亡為解亦不以戚踈為薄厚而尤工於醫宣和中嘉禾  
大疫連牆比屋呻呼之聲相聞公日挾數僕持藥物自  
隨以飲病者窮閭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絕不能自存者  
又分金周之晨出暮歸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  
數嘗有黃氏婦笄疾詣公公曰疾間矣勿藥可矣而黃  
氏弟在旁公視之有小異試察其脉告以急去勿留疾  
作則不可為已比遂一夕而逝如公言公之醫不由師  
授自得之心故其中多類此蓋士之寓於醫者也嘉禾

介居杭蘓為冠蓋舟車走集之路於是名公巨卿高人  
勝士州刺史縣大夫皆往從遊晨起未盥櫛而車轍已  
滿門矣公廉清寡欲凡榮名寵利世人羣趨交驚爭所  
欲得公皆無求於其間其子躰性至孝有英毅過人之  
才為公築大第闢園館疏池沼蒔花竹佚耳目之玩公  
領客居間擊鮮置醴縱飲歌呼終老如一日平生未嘗  
讀佛經比感疾書四句偈而瞑皆菩薩語雖禪翁老宿  
皆嘆驚自以為不及享年七十四紹興三十年七月乙

已卒於正寢夫人徐氏有賢行適陳氏五十五年賓其夫以辭幣酒食綴接中外無一間言生三男子長即駿也駿早卒嗣舉進士六女陸友仲沈師言聞人勉沈操杜之珍俞祚其壻也三孫男曰淵曰渭六孫女三人適杜之芳魯松陸峻三人在室駿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於縣之象賢鄉深葉村朝奉公之次於是徐夫人明年八月四日遇疾亦不起年七十七以十月丁酉舉其喪以祔余嘗觀王丞相荊公表處士征君之墓同

時有杜嬰者隱於醫不擇貧富貴賤名之轍往人致餽  
謝非其義不受也有徐仲堅者隱於卜人名筮雖疾病  
中不正衣巾不見二人之賢聞於世矣公猶懼其久而  
無傳也故并列之三人者名迹赫然在人耳目如前日  
事今景東塚上之木拱矣賢士大夫稱恩如新而墓碑  
至今無辭以刻嗟乎隱德高行既不顯於世宜與三人  
並傳於後予哀病廢學言之不文不敢以既老為辭遂  
表而出之揭之墓道以備他日史官之訪云

宋故教授盧公墓誌銘

吾州有老儒盧公潛夫諱察通經學古以詩書教授里中為人師崇寧天子詔州縣推行三舍法而諸生之有籍於學者千餘人潛夫為領袖當是時潛夫幼子習字擇善方勝衣隸小學晨夕誦書不去翁側大觀四年予偕潛夫隨計詣京師禮部奏名為同年進士其後潛夫卒官左宣教郎予亦屏處村巷擇善已擢第侍次家居予其書帙延請飭諸兒受業而擇善子申者尚在童丱

攜以俱來閩三春黃州侯吏至遂別別去二十五年擇善以通左直郎致其仕而歸年七十三精悍不衰一夕置酒命家人環坐顧其子曰吾將逝矣汝於孫公有祖父之契汝請公文誌吾墓吾瞑目於地下矣將葬申過予以治命徵銘予以哀耄辭而五反請益勤遂序而銘之擇善范陽盧氏在唐為甲族避五代之亂始徙建業李氏國除又徙常州之晉陵距今六世矣擇善以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廸功郎宣州寧國縣主簿丁母夫

人強氏憂憂除調黃州錄事參軍蒞滁州全椒來安二  
縣令循左儒林郎除隨州州學教授擇善幼警悟讀父  
書不記覽屬文辭贍麗詳辨寔有家法性介特少與不妄  
交交合則必要有終始家素貧不殖貲產屋廬庇風雨  
藜羹糲飯一飽之外淡然自足在黃州喪其配貧窶不  
能歸或勸用浮屠氏閻維之法擇善撫然而辭曰吾儒  
者其可為是僦一弊舟冒長江之險載其柩以旋次九  
江舟敗幾不免踐艱乘危間闊寸進積數月乃得歸祔

舅姑之次既竣事歎曰殆有物相之也在全椒一日羣盜奄至號紅巾賊者擇善據便坐不為起盜刃中首流血被面擇善屹然不動徐曰汝志在金帛耳第斂兵不縱大不殺一人吾帑中金帛可盡得也渠魁悔謝投戈於地舉盤水沃盥佩囊中出藥傅創戒其徒曰如約擇善指金帛所在悉投之而去越日邑人之逃散者還復家室安堵如故推次甲乙計所費金帛悉上送官舉邑晏然無一事在米安累歲不決之訟凡數十斷治立盡

竟歲無一夫之獄隨州學游更兵亂牆屋破露州刺史  
春秋釋奠應故事而已擇善按籍訪學地所在募人耕  
種而薄其征入取足以養士而不求贏未幾生師之盧  
園廩庖湧皆具而學者有自他州至者漢東距鄉州有  
重江複嶺數千里之阻始悵然有倦游之意比代歸語  
其子曰七十致仕者著於禮經尚復蒙恥冒利而不知  
止耶即日上書告老以隆興元年五月授左通直郎致  
仕二年十月二日無疾而卒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合

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周莊元配包氏之墓生四子男  
即申也女適張銘鄒進脩次許嫁王大光孫男女四人  
予既銘其墓矣復有一事可紀者潛夫宣教與其配強  
氏同生於丙申擇善通直與其配包氏同生於壬申通  
直之子生戊申娶婦宋氏又生於庚申已得孫又以甲  
申生父祖子孫四世七人皆生於太歲之申亦異矣以  
經考之蟄以存神窟以求伸盧氏種德累世安貧守道  
未享其報今通直之子嗣守家學以孝勤持門戶為鄉

縣所推盧氏之伸其在茲乎銘曰

盧氏范陽自異祖兮族散徂遠望南楚兮有儒專門卧  
環堵兮掘衣執經屢滿戶兮繫君高蹈踵前式兮書破  
萬卷腹撐柱兮引吭一鳴鵠鵠舉兮卉星裁快先睹  
兮州縣勞人空俯偻兮投袂而起謝簪組兮一蛻而逝  
復於土兮銘以哀之亘千古兮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誌銘

紹興間北兵數萬屯宿泗淮海大震羣人慙建夾皋尾

蹀血之禍爭具舟車徙避深山大澤曠絕無人處予亦  
詣洞庭西山訪尋僧舍得水月院僧行其中當是時觀  
察李公卧東山築室鑿井若持終焉予喟曰中貴人入  
則侍帷幄依日月之光出則持梁薈肥享玉食華屋之  
奉一旦決舍出練布杖與漁樵農圃為伍而自肆於  
山林水間此高蹈一世之士欲攝衣起從之而東西二  
山塊湖中徒步不能至是聲問始相聞公亦欣然有招隱  
之意未幾以兩朝玉帛相見而淮之南江之北皆按堵

矣竟不復見公以為大恨公高風絕識得天之稟方少  
年時給事公省固應酣豢酒池肉林富貴之樂而淡然  
不受一座之染間遇休沐則從老師宿學問出世法修  
無上道布衣蔬食不御酒肉蓋五十八年尤喜施貸供  
佛飯僧振救空乏贍禽魚隨所須予直不議價凡脫放  
以萬千計尊賢樂善傭傭自持口不談人過持身厲行  
存神養志喜怒不見得喪若無雖佛之徒有不逮已而  
並呂山之東少北卜地寄藏斥地二千畝手植松柏環

之從旁建一刹重門步廊穹堂與殿齊危宿廬既庫之  
屬幾萬礎塑佛菩薩像數十軀建窣堵波高三百尺營  
一大經藏儲五千四十八卷寶龕鉏軸納之亟中買田  
十頃日食千餘指賜名華嚴禪院選一時名綯主之隆  
興二年公壽七十八感微疾命揭四方佛像於前盥手  
焚香晏然而逝寔二月廿八也公諱某字從之開封府  
祥符縣人曾祖言入直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祖舜俞贈  
右監門衛將軍父鎮贈保信軍節度使母孫氏建安郡

夫人崇寧元年公以父任為內黃門年甫十六歲姿莊重有防畛往來兩宮目不忤視進止有常處直睿思殿符寶郎殿中省奉御出入禁闈踰二紀未嘗以一青挂吏議皇子華原郡王出閣徽宗曰孰可從吾兒遊者顧見公曰無以易御矣遂薦華原府都建累遷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靖康初分治京城樓櫓守禦之具第功進某州團練使建炎南渡始丐間入洞庭山為歸與之計自號皎然居士嗚呼政和宣和時北司諸貴更用事本兵

權執國命或冠桓省為帝師或為公孤號隱相士大夫  
操籌執贊奔走其門謂之捷徑惟公畏遠權勢不立爭  
地侍帝側無私謁出公門無外交杜門却掃人莫見其  
面一時叢林善知識皆曰李公在家出家住世出世殆  
是過去佛僧也大駕駐會稽節度召公公方被短褐雜  
庸保持鋤蒔藥圃中即日奉詔更衣就道隨使者入見  
供奉殿廬盡復其舊而非其好也昭慈聖憲太后乘輿  
幸江表彌時不得問有旨擇使而邊兵方退舍渡揚子

尚據兩淮道路無行迹公慨然請行乘一輶間關兵火  
盜賊中山行水宿馳二千里得平江之報還奏公之子  
時淮官閩中公喜曰此行不可失也請祠得西京崇福  
宮遂與之俱往褰衣上天姥峯徑天台抵雁蕩遊覽殆  
徧遂次於莆田穿雲涉水窮日夜不厭間遇幽棲絕俗  
之士談禪問法樂而忘歸又持束裝問畨禺路而上達  
金字牌趨還復直睿思殿薰持侍官今上出閣日一詣  
資善堂太上皇曰宮僚當得老成詳練有言之士畨邸

舊臣如華原府都監李某此其選也又薰資善堂幹辦  
官諸臣方悟上召公之意居久之奏事殿中泣曰臣齒  
髮缺壞重以足疾不可治而不得復侍左右矣願賜骸  
骨以畢餘年上惻然欲留不果除提舉台州崇道觀明  
年上書告老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七年也分既得謝  
寢家吳興德清境上復抵呂山舊廬以誦佛書供僧飯  
為事喜蓄善藥以待人之疾病累數年公晨起未盥櫛  
而立於門者人相登矣公曰吾不忍此一方疾痛呻吟

之感吾耳故制方藥療之而他州異縣來者日益衆度不能給乃營一大肆凡山區海聚殊方絕域金石草木之英叢犀龍麝之珍鷄首豨苓牛溲馬勃之賤皆聚而有之庵徒數百人按古方書炮製烹煉劑和種數百種計費取直不求贏利自浙東西至兩淮二江病者服公藥輒效二十八年公之子峻升朝籍遇郊祀恩封正任吉州刺史明顯仁太后慶壽恩追果州團練使又二年祀明堂再封和州防禦使今皇帝登極遷利州觀察使元

配恭人宋氏今配令人郭氏亦先公卒子男四人曰法  
空為浮圖氏曰疇秉義郎閣門祇侯皆早世曰峻武義  
大夫監潭州南嶽廟曰善奉議郎知徽州績溪縣事女  
二人長適武經大夫閻門宣贊舍人藍師夔次適承節  
郎馮暉孫男八人曰作朋右丞直郎嚴州桐廬縣尉曰  
作舟保義郎監婺州都稅務曰作肅保義郎嚴州淳安  
縣稅曰作霖保義郎監行在翰林司門曰作乂曰作哲  
應進士舉曰作成作德尚幼孫女二人適黃訥史紹祖

曾孫男女五人諸孙以某年四月十六日奉公之柩合  
祔於平江府吳縣南宮鄉覺城山之原令人郭氏之墓  
公所自卜也公持心忠恕事君親交僚友待族姻御吏  
卒惟有一誠寡言笑一語出而終身可復宣和中河怒  
濶堤水暴集城下徽宗命公從皇太子登城視水有申  
屠生三十六人扣馬自言第用獻勝之法水之涸可立  
而待也試之弗驗太子怒曰妄言無行之徒僥倖水落  
則貪大功以冒重賞欲奏誅之公徐曰罔上之罪死有

餘誅而灾變如此宜加原貸以塞大異太子是其言而  
止靖康初太子襲稱尊號是為欽宗而金人舉國大入  
始議戮一二大臣之誤國者將方逢上之怒以修故怨  
無一言之救此例開遂併及其黨間公之風亦可以少  
愧矣銘曰

權門衆趙薨薨聚蚊暴譽鍛翮卒徇以身哀樂相因如  
屈伸肘巒谷潭潭門上生莠富貴於我視空中雲得焉  
失焉孰為戚欣猗與李公高蹈一世人也而天不見愠

喜靖共一德歷踰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進直殿廬  
為中常侍退處山林作大居士乘應舍筏泛不繫舟現  
自在身得逍遙遊國恩粗報能事已畢乞身而去以全  
吾壁覺城之原萬木蒼蒼公歸在天體魄所蕩既善吾  
生亦善吾死死而不忘以永千祀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九